



曹靖华 主编

# 俄苏文学史

(第三卷)



河南教育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俄 苏 文 学 史

## 第 三 卷

曹靖华 主编

张秋华 岳凤麟 李明滨 副主编

河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郑州

新豫登字 03 号

俄苏文学史（第三卷）

曹靖华 主编

责任编辑 宋士杰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焦作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875 印张 314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25 册

ISBN7—5347—1260—2/G · 1249

---

定价 7.00 元

## 《俄苏文学史》编委会

**主 编:** 曹靖华

**副主编:** 张秋华、岳凤麟、李明滨

**编 委:** 刘宗次、冯增义、陈守成、李兆林、李明滨、余绍裔、张秋华、岳凤麟、周敏显、赵先捷、袁晚禾、曹靖华

### 第三卷执笔者

**北京大学:** 冯加、张有福、李明滨、李毓榛、杜奉真、林明虎、顾稚英、顾蕴璞

**南京大学:** 聂刚正

**上海外国语学院:** 许贤绪

**复旦大学:** 夏仲翼

**黑龙江大学:** 陈淑贤、赵先捷、傅佩娟

(以上均按姓氏笔划排列)

## 前记

大型《俄苏文学史》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审阅批准，作为高等学校俄语专业及文科有关系科讲授俄苏文学史课程的通用教材。

本书共三卷。第一卷概述从古代到20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第二卷记述从1917年至50年代初苏联文学发展的历史；第三卷叙写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苏联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每卷书后附有重要作家、作品的中俄文对照表和其他有关资料。

本书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九所高校的40多位教师集体编写的。由各校推举的十二名教授组成编委会，负责全书的统筹事宜。

主编曹靖华生前曾主持编委会的工作，因年事已高，后来又长时间卧病，实际工作交由三位副主编张秋华、岳凤麟、李明滨承担。他们分别负责第一、二、三卷的统编定稿。

孙绳武、蒋路为第一卷的审稿人，叶水夫为第二、三卷的审稿人。

为适应教学急需，本书第一卷曾以《俄国文学史》为书名于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现在经国家教委批准，本书三卷由河南教育出版社作为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材统一出版。

## 前　　言

50年代以来的苏联文学，我国学术界习惯称之为苏联当代文学。自1954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反映苏联社会的急剧变动，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在苏联文学史上足以构成单独的一个阶段。

1917年开始的苏联文学，倘若以195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那么后一个阶段，即当代文学就已经有了30多年的历史，在70年的总时间上占了将近一半。在创作总数量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因而苏联大学和中学的教材，都把“50至70年代的苏联文学”专门作为一个时期来论述。

本书作为《俄苏文学史》的第三卷，它所论述的内容正是从50年代初起至70年代末止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大约包括30年左右的时间。编写原则和前两卷大体相同，但有若干小的变动。

本卷仍按前例设概述和专论两类。概述写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的情况，用以体现文学发展的脉络。专论的写法与前两卷不同，不再按单个大作家分设，改按体裁，设立小说、诗歌和戏剧专章。专章之内再用一小节概括介绍该体裁的创作情况，其余各节则按题材分立。我们之所以这样作，是考虑到当代文学尚处于变动之中，情况复杂，新的作家和作品大量涌现，尚未经过时间的筛选，谁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大作家还无定评，立起作家专章来

确有困难，选多少作家设立专章更无把握。将作品按战争题材、科技题材、道德题材……等分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这就使得本卷与前两卷的体例不太一致。但这样作也有好处：增强了系统性的程度，不但从纵的看有史的脉络，而且从横的看有面的系统。

诚然，论文学的成就历来是重在质而不重在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毕竟是以该时代的大作家为标志的。所以，为避免给学生造成“一片混沌”之感，我们在作文学概况和创作的全面情况叙写时也注意典型，有重点地写几个重要的作家，尽量做到有面有点，两者结合。在书里着重提到的作家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战前就已著名而在当代仍写出重要作品的老作家，诸如肖洛霍夫、西蒙诺夫、爱伦堡、莎吉娘、柯切托夫、特瓦尔多夫斯基、恰科夫斯基、科热夫尼科夫、阿尔布卓夫等；一类是战后成长起来，目前正驰名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有邦达列夫、艾特玛托夫、贝科夫、特里丰诺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鲍·华西里耶夫、利帕托夫、舒克申、别洛夫、阿勃拉莫夫、顿巴泽、叶甫图申科、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梅热拉伊梯斯、万比洛夫、罗佐夫等。

三十年来的苏联文坛，新的作品、新的文学现象层出不穷，艺术方法和风格也日见多样化，我们将利用有限的篇幅尽可能加以扼要的介绍。此外，本书还附有“苏联当代文学名著发表年代一览表”和“苏联当代重要作家、作品译名对照表”、“苏联当代文学索引”三种，以方便查阅。

编 者

1986年10月

# 目 录

前言.....	(1)
<b>第一章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学概述.....</b>	<b>(1)</b>
第一节 文学的进程.....	(1)
第二节 文学创作 .....	(10)
第三节 作家队伍 .....	(17)
<b>第二章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 .....</b>	<b>(27)</b>
第一节 小说创作概况 .....	(27)
第二节 农村题材小说 .....	(33)
第三节 战争题材小说 .....	(52)
第四节 工业和科技题材小说 .....	(63)
第五节 道德题材小说 .....	(79)
<b>第三章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诗歌 .....</b>	<b>(89)</b>
第一节 诗歌创作概况 .....	(89)
第二节 主题的时代特征 .....	(90)
第三节 体裁的时代特色 .....	(98)
第四节 风格、流派的时代风貌.....	(104)
<b>第四章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戏剧.....</b>	<b>(111)</b>
<b>第五章 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的文学概述.....</b>	<b>(129)</b>
第一节 文学的进程.....	(129)
第二节 文学创作.....	(133)

<b>第六章</b>	<b>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的小说</b>	(140)
第一节	小说创作概况	(140)
第二节	战争题材小说	(146)
第三节	农村题材小说	(180)
第四节	工业和科技题材小说	(192)
第五节	道德题材小说	(205)
第六节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219)
<b>第七章</b>	<b>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的诗歌</b>	(233)
第一节	抒情诗创作概况	(233)
第二节	长诗的代表作品和主要诗人	(244)
<b>第八章</b>	<b>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的戏剧</b>	(250)
第一节	戏剧创作概况	(250)
第二节	各类题材主要剧作评价	(251)
<b>第九章</b>	<b>苏联各民族的文学</b>	(270)
第一节	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文学	(272)
第二节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文学	(282)
第三节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文学	(291)
第四节	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 塔吉克、土库曼文学	(302)
第五节	鞑靼文学及其他	(314)
<b>结束语</b>		(326)
<b>附录一</b>	<b>苏联当代文学名著发表年代一览表</b>	(327)
<b>附录二</b>	<b>苏联当代重要作家、作品译名对照表</b>	(331)
<b>附录三</b>	<b>苏联当代文学索引</b>	(343)

# 第一章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学概述

## 第一节 文学的进程

从 50 年代初起，苏联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53 年 3 月斯大林同志逝世，1956 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反对个人崇拜及其不良后果的斗争。50 年代中期陆续为一批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时受害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逐步开展“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1961 年 10 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的《苏共纲领》，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以及“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等口号，同时展开更大规模的反对个人崇拜运动，为大批人恢复名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法学、军事学、文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各方面进一步批判个人崇拜及其不良后果，社会思潮极大地活跃起来。同时也导致思想的混乱和剧烈的争论。特别是由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

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苏联经过战争失去二千多万人口，损失了百分之三十

左右的国民财富，但在战后仅用短促的时间就从瓦砾和废墟中重建了家园，工农业生产水平比战前增长了若干倍，五十年代后期农业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科学技术发生了飞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出现了科技革命的形势，甚至进入了征服宇宙的时代。

从文学本身来说，其发展趋势也面临大转折的时刻，“无冲突”论已经把文学逼入困境。1954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就一系列文学创作问题展开争论，打破了文坛长久以来沉寂的空气。

“无冲突”论的主要表现，一是抹杀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例如剧作《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写法，在生产活动中只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似乎已经没有社会矛盾了，只有“好与更好之间的冲突”。再则是美化生活，粉饰太平，或曰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例如小说《光明普照大地》就企图向读者展示符合“时代精神”的光明世界的“太阳村”。或如电影剧本《幸福的生活》里美化农村，掩盖贫困落后和生产不景气的真相。三是人物大多公式化、概念化，如小说《金星英雄》的主人公干什么都永远正确，他的才干也是天生比别人要高一头。

为了破除无冲突论，文学界首先重申了苏联文学“写真实”的原则，并强调“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联系”。1953年11月3日《真理报》的专论《进一步提高苏联戏剧的创作水平》中还提出了文学要“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它说：“积极干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战斗口号。对当代一些最尖锐的问题采取畏缩的态度，是与这种艺术完全背道而驰的，勇敢地提出广大劳动人民关注的问题，鼓舞人心地表现生活的真实、矛盾和冲突，反映历史创造者——人民的活动，并善于看到我国的明天，——这就是语言艺术家的崇高使命。”舆论不断

号召作家“大胆深入地了解现象的底蕴，无畏地描写生活，连同困难和矛盾”，或明确说要“尽量尖锐地发掘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缺陷，激起广大劳动群众开展健康的批评”。

一些文艺家纷纷发表见解，在1953年集中出现了几篇引起激烈争论的，不同凡响的文章。爱伦堡在《旗》杂志第10期发表《论作家的工作》一文，提出文学要写“活生生的人”，后来广为流传，成了“活人论”。女诗人别尔戈丽茨在《文学报》4月6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也谈到过去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不能感人，关键在于“没有人”，即“没有抒情主人公”。于是她提出“自我表现”的主张。而《新世界》第12期登载的波麦朗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更直接批评过去的作家“不真诚”，说自己言不由衷，作品怎么能感动人？因而他主张用“真诚”为尺度来评价作品。

在创作上首先对无冲突论发难的是奥维奇金（1904—1968）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但被作为苏联文学新阶段的标志来提的往往是爱伦堡（1891—1967）的小说《解冻》。小说第一部发表于《旗》杂志，1954年5月号，引起很大反响。后来1956年又发表小说第二部。从此产生了“解冻文学”这样的名称。小说写的是伏尔加河沿岸某个城市里一家工厂在1953年冬至1954年春的变化。恰好是那个时期苏联社会变动的缩影。厂长茹拉甫辽夫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管职工的生活，长期“让工人住在破草房和工棚里”，被人称作“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妻子莲娜是个教员。婚后也渐渐感到“他是个人主义者”，不关心人的生活，缺少感情，因而两人日渐疏远开来，后来终因风暴袭击致使三排工棚倒塌。茹拉甫辽夫被撤去厂长职务，妻子也因爱上别人而离开他。厂长的下台使生性耿直、爱提意见而遭到冷遇的厂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斯基也从久病中痊愈，他以欢快的

心情来迎接春天。同时，专门为茹拉甫辽夫这种“先进生产者”画像以取得荣誉和金钱的画匠普霍夫，也因“粗制滥造”而导致名声一落千丈，只有坚持艺术的纯洁性而不肯赶浪潮的穷画家萨布罗夫才最终被世人承认，得以庆祝“公理的胜利”。小说传出了新信息：社会气氛在转换，犹如书中一个人物所说的：“你看，到解冻时节了。”

小说揭露社会矛盾，暴露阴暗面，适时地提出了紧迫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更加关心人，尤其关心知识分子，应该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应该尊重艺术创作的自由等。

不仅如此，小说的主题又富有时代性。正如法捷耶夫所指出：《解冻》的“主题思想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sup>①</sup>。就暴露社会问题而论，虽然已有《区里的日常生活》在前，然而明确地以人道主义为主旨，却是《解冻》的首创。五、六十年代，苏联对人道主义、人的幸福、人性等问题异常关注，人道主义成了人们分析问题和评价是非的标准。整个文学都发生了从传统的看问题的角度转换到用人道主义的角度。文学史家维霍采夫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战争、资本主义包围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困难等历史条件，“社会需要”的观念一直被放在首位，个人的利益则退居第二位，往往需要个人作出自我牺牲。现在客观形势变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念也跟着起变化。现在“作家们经常考虑的，则不仅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对个人的责任问题”。

---

<sup>①</sup> 法捷耶夫：《关于爱伦堡的〈解冻〉》，苏联《十月》杂志，1957年第6期。译文见北京大学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13页，北大出版社，1982年。

题”<sup>①</sup>。《解冻》可以说是最早完成了这种观念的转变的。仅仅关心生产而不关心人（工人）就成了茹拉甫辽夫最大的过错。若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他可算是提倡艰苦奋斗的厂长，现在则被视为“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作家爱伦堡率先完成了这个视角的转换，但也遭到许多人的非议，如何理解这部小说，则成了长期争论的问题。

继《解冻》之后，50年代中期又有一批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来暴露社会问题的作品，如杜金采夫（1918—）的长篇小说《不是单靠面包》（1956）写一位外省的中学教员洛巴特金，设计出一种离心铸管机，为了实现这机器的制造方案，他只好辞去教职，来到莫斯科向各方求告，却遇到了上自副部长下至厂长，包括科技权威在内的阻挠、压制和打击。还曾被诬陷入狱，判了八年徒刑，被劳改一年半后才释放。书中一位有一项发明被压制了25年之久的希西金教授，很同情洛巴特金，两人互相支持，生活维艰，他们“不是单靠面包”，而是靠崇高的理想活着。最后洛巴特金的发明虽然得到承认，他甚至被任命为工业部设计局局长。但可以看出社会相当黑暗。人们之间勾心斗角，少数革新者孤军奋战，只能成为殉难者。作品的基调十分低沉。因而引起争论，有人夸它是暴露“墨守陈规的官僚主义”，有人说它是“没有看见也不了解苏维埃集体的力量”<sup>②</sup>。

由于以前已有了别尔戈丽茨等人的论文，现在长篇小说《不是单靠面包》，格拉宁的《个人意见》和雅申的《杠杆》等短篇

---

① 维霍采夫主编《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第六章《五十一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莫斯科，高教出版社，1974年。

② 克留奇科娃：《论〈不是单靠面包〉》，《消息报》1956年12月2日。

小说相继出现。激发了文坛的论争。加上苏联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等因素，引起苏联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苏联舆论界也采取了短暂的严格限制的措施。

苏联文学史书在回顾历史时则指出：“在苏联作家的某些作品中，如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单是为了面包》和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表现出批判主义的倾向，片面而偏颇地描写了我们的生活。这些作品受到了公正的批评。”<sup>①</sup>

60年代下半期文坛的形势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是“解冻文学”思潮方兴未艾，一大批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已经脱颖而出，破除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恢复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当代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另一方面，文坛不断出现“异端”，引起非议，直至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文学的发展仍然步履维艰。最明显的例子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出现。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从1948年开始用了八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解冻”的形势下拿了出来，于1956年寄给《新世界》杂志。当时，编辑部不但退了稿，而且附上一封严厉的批评信，说“小说精神是仇视社会主义革命”的，“小说中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动观点……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的看法”。后来作者把小说手稿寄给意大利出版商（一位意共党员），它很快被译成意文于同年11月出版，并且先后被译成15国文字印行，轰动了西方世界。1958年瑞典科学院宣布授予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这便激怒了苏联文学界，《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首的一批作家联名写信谴责作者把小说寄到国外

---

<sup>①</sup> 维霍采夫：《五十一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北京大学俄语系编译，北大出版社，1981年，第3页。

出版的行为，“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的起码荣誉和良心”<sup>①</sup>，1958年10月26日《真理报》发表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的文章，指责帕斯捷尔纳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作者会籍，莫斯科作协要求取消他的苏联公民权。直到帕斯捷尔纳克公开表示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协才决定恢复其会籍。作者检讨说：“《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制度的基础。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有认清这一点”<sup>②</sup>。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后头十年的经历，塑造了一个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主人公日瓦戈熟谙旧俄的腐败，所以由衷地欢迎十月革命。说：“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判决书”，称赞十月革命“是从未有过的壮举，历史上的奇迹”。后来，主人公由于对革命后的困境感到迷惘，又不理解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对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的暴力都表示反对。作家从人道主义，或者说抽象人性论出发，抹煞阶级界限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较多地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及其造成的惨象，让其笔下的人物发表不少有悖于革命利益的言论，旨在深入、多面地表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虽说是为了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旧知识分子曲折经历的一个侧面，艺术手法上也有所创新，然而西方世界和苏联舆论都把小说理解为否定十月革命之作。无疑小说没有写出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从事革命的人们的

---

① 苏联《文学报》，1958年10月26日。

② 苏联《真理报》1958年11月5日。

精神风采，但作者的本意不是反对革命的。它暴露了“解冻文学”思潮的消极一面。

当国家在力图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时，文学也作出响应，最早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是《十月》杂志，1957年第3—7期上发表的尼古拉耶娃长篇小说《途中的战斗》。小说以某拖拉机厂新任的总工程师巴希列夫和厂长瓦利甘之间所进行的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为线索，揭露了瓦利甘等一部分领导干部刚愎自用、自私自利、弄虚作假、官僚主义等等恶习，说明巴希列夫实行改革的困难都是同这些斯大林晚年错误造成的消极因素有关。但巴希列夫充满信心，勇敢地迎接未来。书中还揭露肃反扩大化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并点名批评了斯大林。

从此开始直至60年代初，文坛出现了一股批判斯大林晚年错误的浪潮。突出的如索尔仁尼琴（1918—）的中篇小说《伊凡·阿尼索维奇的一天》（1961）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3）。前者写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劳改营，不但环境极为恶劣，而且犯人受到粗暴的待遇，何况他们看样子多是蒙冤受屈的人。后者把斯大林时期的社会比作“阴曹地府”，影射斯大林是“阎王暴君”。俗称“第四代”作家，即战后50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青年诗人叶甫图申科写了题为《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的政治诗，喊出要把“墓碑前的哨兵增加一倍、两倍，不能让斯大林起来！”这可以说是批判斯大林的浪潮走向了极端，全盘否定，直至丑化斯大林。这类作品虽然为数不多，却影响很坏，导致了错误倾向的继续发展。

然而同“解冻”文学思潮相抗辩的也大有人在，柯切托夫（1912—1973）就一直通过创作来进行论战。他195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可以说是同1954年的小说《解冻》